

歸田錄序

歸田錄者朝建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談之餘

而可錄者錄之以備閑居之覽也有聞而諫余者曰何其迂哉

子之所學者修仁義以為業誦六經以為言其自待者宜如何

而幸蒙人主之知備位朝廷與聞國論者蓋八年予茲矣既不

能因時奮身遇事發憤有所建明以為補益又不能依何取容

以徇世俗使怨疾謗怒叢于一身以受侮于群小當其驚風駭

浪卒然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鱷鼉鼉之怪方駢首而闖伺乃措

身其間以蹈必死之禍賴天子仁聖惻然哀憐脫於垂涎之口

而活之以賜其餘生之命曾不聞吐珠銜環效地雀之報蓋方



其壯也猶無所為今既老且病矣是終負人主之恩而徒久費
大農之錢為太倉之鼠也為子計者謂宜乞身於朝退避榮寵
而優游田畝盡其天年猶足竊知止之賢名而乃徘徊俯仰久
之不決此而不思尚何歸田之錄乎余起而謝曰凡子之責我
者皆是也吾其歸哉子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廬陵歐陽脩
序

歸田錄卷第一



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錄贊
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贊寧者頗知
書有口辯其語雖類俳優然適會上意故微笑而頷之遂以為
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議者以為得禮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
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
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久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
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為法有木經三
卷行於世世傳浩惟一女年十餘歲每卧則交手於脅為結構

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

國朝之制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試而命者纔三人陳堯佐楊億及脩忝與其一爾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宗道為諭德其居在宋門外俗謂之浴

堂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往往易服一作衣

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

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

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莫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

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一作

罪也中使嗟歎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曰一作公

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一作俱備賓

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

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為官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

為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為章獻明肅太后言群臣可大用者數

人公其一也其後章獻皆用之

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孫何與李

庶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庶幾文思敏速何尤善思遲會言事

者上言舉子輕薄為文不求義理惟以敏速相誇因言庶幾與

舉子於餅肆中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為勝太宗聞之大怒

是歲殿試庶幾最先进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為第一

故參知政事丁公度。晁公宗憲往時同在館中，喜相諧謔。晁因遷職以啓謝，丁時丁方為群牧判官，乃戲晁曰：啓事更不奉，當以糞糞一車為報。晁荅曰：得整勝於得啓，聞者以為善對。

石資政中立好諧謔，士大夫能道其語者甚多。嘗因入朝遇荆王迎授東華門，不得入，遂自左掖門入。有一朝士好事語言，問石云：何為自左去聲掖門入？石方赴班且走且荅曰：祇為大音王王迎授聞者無不大笑。揚大年方與客棊，石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誦賈誼鶴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石遽荅曰：不能言，請對以臆。

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云：馮相道和相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

馮曰：公靴新賈，其直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詬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烘堂大笑。時謂宰相如此，何以鎮服百僚。

錢副樞

若水

嘗遇異人傳相法，其事甚怪。錢公後傳揚大年，故

世稱此二人有知人之鑒。仲簡揚州人也，少習明經，以貧傭書。大年門下，大年一見奇之，曰：子當進士及第。官至清顯，乃教以詩賦。簡天禧中舉進士第一甲及第，官至正郎。天章閣待制以卒謝希深為奉禮郎，大年尤喜其文，每見則欣然。延接既去，則歎息不已。鄭天休在公門下，見其如此，怪而問之。大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年不及中壽爾。希深官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卒。

年四十六皆如其言希深初以奉禮郎鎖廳應進士舉以啓事
謁見大年有云或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如蒼
生何大年自書此四句于扇曰此文中虎也由是知名
太祖時郭進為西山巡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將有異志
者太祖大怒以其誣害忠臣命縛其人予進使處置進得而不
殺謂曰爾能為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贖爾死當請賞爾一
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具其事送之于朝請賞以官太
祖曰爾誣害我忠良此纔可贖死爾賞不可得也命以其人還
進進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太祖於是賞以一官君
臣之間蓋如此

魯肅簡公立朝剛正嫉惡少容小人惡之私目為魚頭當章獻
垂簾時屢有補益謹言正論士大夫多能道之公既卒太常謚
曰剛簡議者不知為美謚以為因謚識之竟改曰肅簡公與張
文節公知白當垂簾之際同在中書二公皆以清節直道為一
時名臣而魯尤簡易若曰剛簡尤得其實也

宋尚書補為布衣時未為人知孫宣公與一見奇之遂為知己
後宋舉進士驟有時名故世稱宣公知人公嘗語其一無此字門下
客曰近世謚為兩字而文臣必謚為文皆非古也吾死得謚曰
宣若戴足矣及公之卒宋方為禮官遂謚曰宣成其志也

嘉祐二年樞密使田公况罷為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

侍讀學士罷樞密使當降麻而止以制除蓋往時高若訥罷樞
密使所除官職正與田公同亦不降麻遂以為故事真宗時丁
晉公謂自平江軍節度使除兵部尚書參知政事節度使當降
麻而朝議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陳相執中罷使相除僕射乃
降麻龐籍罷節度使除觀文殿大學士又不降麻蓋無定制也

寶元康定之間余自貶所還過京師見王君貺初作舍人自契
丹使歸余時在坐見都知押班殿前馬步軍聯騎立門外呈榜
子稱不敢求見舍人遣人謝之而去至一無此字慶曆三年余作舍

人呵引者即斂馬駐立前呵者傳聲太尉立馬急遣人謝之比
舍人馬過然後敢行後予官于外十年而還遂入翰林為學士

見三衛呵引甚雄不復如當時與學士相逢分道而過更無斂
避之禮蓋兩制漸輕而三衛漸重舊制侍衛親軍與殿前分為
兩司自侍衛司不置馬步軍都指揮使止置馬軍指揮使步軍
指揮使一止作馬步軍指揮使以來侍衛一司自分為二故與殿前司列
為三衛也五代軍制已無典法而今又非其舊制者多矣

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
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文不可
重故也

太祖建隆六年將議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於是改元乾
德其後因於禁中見內人鏡背有乾德之號以問學士陶穀穀

曰此偽蜀時年號也。因問內人，乃是故蜀王時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歎宰相一有字寡聞也。

仁宗即位，改元天聖。時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稱制，議者謂撰號者取天字，於文為二人，以為二人聖者。悅太后爾，至九年改元明道，又以為明字，於文日月並也。與二人旨同，無何以犯契丹。

諱明年遽一作遂改曰景祐。是時連歲天下大旱，改元詔意冀以

迎和氣也。五年因郊，又改元曰寶元。自景祐初群臣慕唐玄宗以開元加尊號，遂請加景祐於尊號之上。至寶元亦然。是歲趙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惡之，遽改元曰康定，而不復加於尊號。而好事者又曰康定乃謚爾。明年又改曰慶曆。至九年

大旱河北尤甚，民死者十八九。於是又改元曰皇祐，猶景祐也。六年日蝕，四月朔以謂正陽之月，自古所忌，又改元曰至和。三年仁宗不豫，久之康復，又改元曰嘉祐。自天聖至此，凡年號九，皆有謂也。

寇忠愍公準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衡州副使。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與馮相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此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於一作于境上，而收其僮

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公作為得體

楊文公億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剛勁寡合有惡之者以事譖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大年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為人所譖矣由是佯狂奔于陽翟真宗好文初待大年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

王文正公曾為人方正持重在中書最為賢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公嘗語尹師魯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為名言

李文靖公沆為相沈正厚重有大臣體嘗曰吾為相無他能唯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報國士大夫初聞此言以謂不切於事及其後當國者或不思事體或收恩取譽屢更祖宗舊制遂至官兵冗濫不可勝紀而用度無節財用力一作匱乏公私困弊推迹其事皆因執政不能遵守舊規妄有更改一作所致至此始知公言簡而得其要由是服其識慮之精

陶尚書穀為學士嘗晚召對太祖御便殿陶至望見上將前而後却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彷徨不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已束帶穀遽趨入

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參政錫為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

以公輔期之其後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隨優禮特異有問於公
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為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
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知政事以卒時皆服公知人
臘茶出一作盛於劔建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注為第一自
景祐已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以紅紗不過
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辟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
遂為草茶第一

仁宗退朝常命侍臣講讀於通英閣賈侍中昌朝時為侍講講
春秋左氏傳每至諸侯淫亂事則畧而不說上問其故賈以實
對上曰六經載此所以為後王鑒一作監戒何必諱

丁晉公自保信軍節度使知江寧府召為參知政事中書以丁
節度使召學士草麻時盛文肅為學士以為參知政事合用舍
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恨之

寇忠愍之貶所素厚者九二字一作一人自盛文肅已下皆坐斥逐

而楊大年與寇公尤善丁晉公憐其才曲保全之議者謂丁所
貶朝士甚多獨於大年能全之大臣愛才一節可稱也

太祖時以李漢超為關南巡檢使捍北虜與兵三千而已然其
齊州賦稅最多乃以為齊州防禦使悉與一州之賦俾之養士
而漢超武人所為多不法久之關南百姓詣闕訟漢超貸民錢
不還及掠其女以為妾太祖召百姓入見便殿賜以酒食慰勞

之徐問曰自漢超在關南契丹入寇者幾百姓二字一作對曰無也

太祖曰往時契丹入寇邊將不能禦河北之民歲遭劫虜汝於

此時能保全其貲財婦女乎今漢超所取孰與契丹之多又問

訟女者曰汝家幾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對太祖曰然則所嫁

皆村夫也若漢超者吾之貴臣也以愛汝女則取之得之必不

使失所與其嫁村夫孰若處漢超家富貴於是百姓皆感悅而

去太祖使人語漢超曰汝須錢何不告我而取於民乎乃賜以

銀數百兩曰汝自還之使其感汝也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仁宗萬機之暇無所翫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為神妙凡飛白

以點畫象物形而點最難工至和中有書侍詔李唐卿撰飛白

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亦頗佳之乃特為清淨二字以

賜之其六點尤為奇絕又出三百點外

仁宗聖性恭儉至和二年春不豫兩府大臣日至寢閣問聖體

見上器服簡質用素漆唾壺孟子素羹蓋進藥御榻上衾褥皆

黃絕色已故暗宮人遽取衾覆其上亦黃絕也然外人無知

者惟兩府侍疾因一作因侍疾見之爾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圃有

賣油翁釋擔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

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爾

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

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澆之自錢孔入而一作錢不濕因曰戎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此與莊生所謂解牛斲輪者何異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用文富二公身博正衙宣麻之際上

遣小黃門一有三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論議而二公久有人望

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黃門具奏上大悅余時為學士後數

日奏事垂拱殿上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為

對上曰自古二字一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

夢卜豈足憑耶故余作文公批荅云永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

卜而求賢孰若用播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者具述上語也

王元之在翰林嘗草夏州李繼遷制繼遷送潤筆物數倍於常

然用啓頭書送一作拒而不納蓋惜事體也近時舍人院草制

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

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為怪也

內中舊有玉石三清真像初在真遊殿既而大內火遂遷至玉

清昭應宮已而玉清又大火又遷於洞真洞真又火又遷於上

清上清又火皆焚蕩無孑遺一有遷於景靈而官司道官相

與惶恐上言真像所至輒火景靈必不免願遷二字一他所遂

遷於集禧宮迎祥池水心殿而都人謂之行火真君也

丁文簡公度罷參知政事為紫宸殿學士即文明殿學士也文

明本有大學士為宰相兼職又有學士為諸學士之首後以文
明者真宗謚號也遂更曰紫宸近世學士皆以殿名為官稱如
端羽資政是也丁既受命遂稱曰丁紫宸議者又謂紫宸之號
非人臣之所宜稱遽更曰觀文觀文是隋煬帝殿名理宜避之
蓋當時不知然則朝廷之事一作士不可以不學也

王冀公數若罷參知政事而真宗眷遇之意未衰特置資政殿
學士以寵之時寇萊公在中書定其班位依雜學士在翰林學
士下冀公因訴于上曰臣自學士拜參知政事今無罪而罷班
反在下是貶也真宗為特加一作置大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上其
寵遇如此

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者偶出街衢為一輕浮子所戲遽前賀
云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媿謝久之徐問其何以知之對
曰今新制臺官必用稀姓者故以君姓知之爾蓋是特三院御
史乃仲簡論程掌禹錫也聞者傳以為笑

太宗時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
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蒙正為一作
宰相賈黃中李至蘇易簡皆至參知政事宋白官至尚書老
於承旨皆為名臣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一有中劉子儀為
中丞始榜臺中今後御史有所言不須先白中丞雜端至今如

此

丁晉公之南遷也。行過潭州，自作齋僧疏。一有文字云：補仲山之袞

雖曲盡於巧心，和傳說之羨實難調於衆口。其少以文稱，晚年

詩筆尤精。在海內篇詠尤多，如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

何人。一有之句二字尤為人所傳誦。

張僕射齊賢體質豐大，飲食過人，尤嗜肥豬肉，每食數斤。天壽

院風藥黑神丸，常人所服不過一彈丸。公常以五七兩為一大

劑，夾以胡餅而頓食之。淳化中，罷相知安州安陸山郡，未嘗識

達官，見公飲啜不類常人，舉郡驚駭。嘗與賓客會食，厨吏置一

金漆大桶於廳側，窺一作竊視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漿浸

漬漲溢滿，桶郡人嗟愕，以謂享富貴者必有異於人也。然而晏

元獻公清瘦如削，其飲食甚微，每折半餅以筋卷之，抽去其筋

內，捨頭一莖而食。一有之字此亦異於常。一無人也

宋宣獻公綬夏英公竦同試童行誦經，有一行者誦法華經不

過問其習業幾年矣，曰：十年也。二公笑且問之，因各取法華經

一部誦之。宋公十一五一作日，夏公七日，不復遺一字。人性之相遠

一有也字如此。

樞密曹侍中利用澶淵之役，以殿直使於契丹，議定盟好，由是

進用。當章獻明肅太后時，以勳舊自處，權傾中外。雖太后亦嚴

憚之，但呼侍中而不名。凡內降恩澤皆執不行，然以其所執既

多故有三執而又降出者一無則不得已而行之久之為小人
一有所測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必又請之太后曰侍中已不
行矣請者徐啓曰臣已告得侍中宅姪或親信為言之許
矣於是又降出曹莫知其然也但以三執不能已僥倖行之於
是太后大怒自此切齒遂及曹芮之禍乃知大臣功高而權盛
禍患之來非智慮所能防也

曹侍中在樞府務革僥幸而中官尤被裁抑羅崇勳時為供奉
官監後苑作歲滿叙勞過求恩賞內中唐突不已莊獻太后怒
之簾前諭曹使召而戒勵曹歸院坐廳事召崇勳立庭中去其
巾帶困辱久之乃取狀以聞崇勳不勝其恥其後曹芮事作鎮

州急奏言芮反狀仁宗太后大驚崇勳適在側因自請行既受
命喜見顏色晝夜疾馳棘成其獄芮既被誅曹初貶隨州再貶
房州行至襄陽渡北津監送內臣楊懷敏指江水謂曹曰侍中
好一江水蓋欲其自投也再三言之曹不諭至襄陽驛遂逼其
自縊

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為
二宋其為知制誥仁宗驟加獎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
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音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
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怏怏不獲已乃改為庠字公
序公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而一作終

而諧者竟不見用以卒可以為小人之戒也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為比嘗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脩葺公曰時方大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既平江南回詣閩門入見勝子稱奉勅江南勾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賜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歌歌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為

第一蔡齊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遂以為第一人錢思公生長富貴而性儉約閨門用度為法甚謹子弟輩非時不能輒取一錢公有一珊瑚筆格平生尤所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欲錢者輒竊而藏之公即愴然自失乃榜于家庭以錢十千贖一作之居一二日子弟佯為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賜之他日有欲錢者又竊去一歲中率五七如此公終不悟也余官西都在公幕親見之每與同僚歎公之純德也

國朝雅樂即用王朴所製周樂太祖特和峴以為聲高遂下其一律然至今言樂者猶以為高云今黃鍾乃古夾鍾也景祐中

李照作新二字一作樂又下其聲太常歌工以其一作太濁歌不

成聲當鑄鍾時乃私賂鑄匠使減其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成聲而照竟不知以此知審音作樂之難也照每謂人曰聲高則急促下則舒緩吾樂之作久而可使人心感之皆舒和而人物之生亦當豐大王侍讀身尤短小常戲之曰君樂之成能使我長一有乎聞者以為笑而樂成竟不用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

一作

是冠萊公

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

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為戒也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未衣雙引太祖朝李昉為學士太宗在南衙未衣一人前引而已一有亦去其一人至今如此

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先朝盛度丁度並為學士遂著姓以別之其後遂皆著姓

晏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至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為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為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為牛琪瘦骨立亢目為猴二人以此自相譏諷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

琪望月叫三聲一坐為之大笑

楊文公嘗戒其門人為文宜避俗語既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於公曰和審何時得賣生菜於是公為之大笑而易之

夏英公諱父官於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殺于陣後公為舍人丁母憂起復奉使契丹公辭不行其表云父歿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樂之聲當時以為

一作謂四六偶對最為精絕

孫何孫僅俱以能文馳名一時僅為陝西轉運使作驪山詩二篇其後篇有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宮就祿山來時方達玉

清昭應宮有惡僮者欲中傷之因錄其詩以進真宗讀前篇云宋衣吏引上驪山遽曰僅小器也此何足誇遂棄不讀而陳勝祿山之語卒得不得一作閤人以為幸也

楊大年每欲一作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棊二字一作

語笑諠譁而不妨構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門人疲於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

楊大年為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隣壤交歡進草既入真宗自注其側云朽壤鼠壤糞壤大年遽改為隣境明旦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為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

揚億不通商量真有氣性一作性氣

太常所用王朴樂編鍾皆不圓而側垂自李照胡瑗之徒皆以

為非及照作新樂將鑄編鍾給銅一有於字鑄馮務得古編鍾一枚

工人不敢銷毀遂藏於太常鍾不知何代所作其銘曰一作粵

朕皇祖寶龢鍾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王朴夷

則清聲合而其形不圓一有而字側垂正與朴鍾同然後知朴博古

好學不為無據也其後胡瑗改鑄編鍾遂圓其形而下垂叩之

揜鬱而不揚其鑄鍾又長角而震掉其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義

叟竊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鍾無異必有眩惑之疾未幾仁

宗得疾人以義叟之言驗矣其樂亦尋廢一有不二字

自太宗崇獎儒學驟擢高科至輔弼者多矣蓋一作自太平興國

二年至天聖八年二十三榜由呂文穆公蒙正而下大用二十

七一作五而三人並登兩府惟天聖五年一榜而已是歲王文安

公堯臣第一今昭文相公韓僕射琦西廳參政趙侍郎舉第二

第三人也予忝與二公同府每見語此以為科場盛事自景祐

元年已後至今治平三年三十餘年十二榜五人已上未有一

人登兩府者亦可恠也

歸田錄卷第二

真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羣臣應制嘗一歲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時丁晉公謂應制詩云鶯鶯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真宗稱賞羣臣皆自以為不及也

趙元昊二子長曰佞令受次曰諒祚諒祚之母尼也有色而寵佞令受母子怨望而諒祚母之兄曰沒藏訛唃者亦黠虜也因教佞令受以弑逆之謀元昊已見殺訛唃遂以弑逆之罪誅佞令受子母而諒祚乃得立而年甚幼訛唃遂專夏國之政其後諒祚稍長卒殺訛唃滅其族元昊為西鄙患者十餘年國家困天下之力有事於一方而敗軍殺將不可勝數然未嘗少挫其

鋒及其困於女色禍生父子之間以亡其身此自古賢智之君
或不能免况夷狄乎訛唵教人之子殺其父以為己利而卒亦
滅族皆理之然也

晏元獻公善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凉未是富貴語
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人皆以為知

言

契丹阿保機當唐末五代時最盛開平中屢遣使聘梁梁亦遣

人報聘今世傳一有學士二字李琪金門集有賜契丹詔乃為阿布機

當時書詔不應有誤而自五代以來見於他書者皆為阿保機

雖今契丹之人自謂之阿保機亦不應有失又有趙志忠者本

華人也自幼陷虜為人明敏在虜中舉進士至顯官既而脫身

歸國能述虜中君臣世次山川風物甚詳又云阿保機虜人實

謂之阿保謹未一作真知孰是一有此字此聖人所以慎於傳疑也

真宗尤重儒學今科場條制皆當時所定至今每親試進士已

放及第自十人已上御試卷子並錄本於真宗影殿前焚燒制

舉登科者亦然

近時名畫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趙昌花果成官至尚書郎其

山水寒林往往人家有之巨然之筆惟學士院玉堂北壁獨存

人間不復見也包氏宣州人世以畫虎名家而鼎最為妙今子

孫猶以畫虎為業而曾不得其髣髴也昌花寫生逼真而筆法

輒俗一作殊無古人格致然時亦未有其比一作未有過此者

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日為天日未有對而會揚大年適來白事因請其對大年應聲曰眼中人是面前人一坐稱為的對

朝廷之制有因偶出一時而遂為故事者契丹入使見辭賜宴雜學士員雖多皆赴坐惟翰林學士祇召當直一員一作餘皆

不赴諸王宮教授入謝祖宗時偶因便殿不御袍帶見之至今教授入謝必俟上入內解袍帶復出見之有司皆以為定制也

處士林逋居於杭州西湖之孤山逋工筆畫善為詩如草泥行郭素雲木叫鉤輶頗為士大夫所稱又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

亦不得謂絕
明也

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評一作能詩者謂前世詠梅者多矣未有

此句也又其臨終為句云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尤為人稱一作傳誦自逋之卒湖山寂寥一作冥未有繼者

俚諺云趙老送燈臺一去更不來不知是何等語雖士大夫一作君亦往往道之天聖中有尚書趙世長者常以滑稽自負其老

也求為西京留臺御史有輕薄子送以詩云此回真是送燈臺世長深惡之亦以不能酬酢為恨其後竟卒於留臺也

官制一作稱廢久矣今其名稱訛謬者多雖士大夫皆從俗不以為恠皇女為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駙馬宗室女封

郡主者謂其夫為郡馬縣主者為縣馬不知何義也

后制三衛官有司階司戈執干執戟謂之四色官今三衛廢無
上屬惟金吾有一人每日於正衙放朝唱不坐直謂之四色官
笑也

即諸司庫務皆由三司舉官監當而權貴之家子弟親戚因
緣請託不可勝數為三司使者常以為患田元均為人寬厚長
者其在三司深厭干請者雖不能從然不欲峻拒之每溫顏強
笑以遣之嘗謂人曰作三司使數年強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
皮士大夫聞者傳以為笑然皆服其德量也

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慶曆中蔡君謨
為福建路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品絕精一作精絕謂之小

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直金二兩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
因南郊致齋中書樞密院各賜一餅四人分之宮人往往縷一作
覆金花於其上蓋其貴重如此

太宗時有侍詔賈玄以棊供奉號為國手邇來數十年未有繼
者近時有李憨子者頗為人所稱云舉世無敵手然其人狀貌
昏濁垢穢不可近蓋里巷庸人也不足置之樽俎間故朝旦嘗
曰以棊為易解則如且聰明尚或不能以為難解則愚下
往往造於精絕信如其言也

副樞疇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彞初除樞密副使梅夫人
謝慈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女也太后笑曰

是梅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名聞於宮禁也聖俞在時家甚貧余或至其家飲酒甚醇非常人家所有問其所得云皇親有好學者宛轉致之余又聞皇親有以錢數千購梅詩一篇者其名重於時如此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僚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厠則閱小辭蓋未嘗頃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厠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厠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爾

國朝宰相最少年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皆在人以為榮今富丞相弼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康強後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議贈卹之典云無見任宰相丁憂例是歲三月十七日春宴百司已具前一夕有旨富某母喪在殯特罷宴此事亦前世未有

皇祐二年嘉祐七年季秋大享皆以大慶殿為明堂蓋明堂者路寢也方於寓祭園丘斯為近禮明堂額御篆以金填字門牌亦御飛白皆皇祐中所書神翰雄偉勢若飛動余詩云寶墨飛雲動金文耀日晶者謂二牌也

錢思公官兼將相階勳品皆第一自云平生不足者不得於黃

紙書名每以為恨也

三班院所領使臣八十餘人泣事于外其罷而在院者常數百人每歲乾元節釀錢飯僧進香合以祝聖壽謂之香錢判院官常利其餘以為餐錢羣牧司領內外坊監使副判官比陀司俸入最優又歲收糞整錢頗多以充公用故京師謂之語曰三班喫香羣牧喫糞也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為第一賦盛行于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稟猶嗜欲之可求纖草何知尚薰蕕而相假時有輕薄子擬作四句云相國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者以謂言雖鄙俚亦著題也

國朝之制自學士已上賜命帶者例不佩魚若奉使契丹及館伴北使則佩事已復去之惟兩府之臣則賜佩謂之重金初太宗嘗曰玉不離石犀不離角可貴者惟金也乃創為金鈐之制以賜群臣方團毬路以賜兩府御仙花以賜學士以上今俗謂毬路為笏頭御仙花為荔枝皆失其本號也

宋丞相庠早以文行負重名於時晚年尤精字學嘗手校郭忠恕佩觿三篇寶玩之其在中書堂吏書牒尾以俗體書宋為宋公見之不肯下筆責堂吏曰吾雖不才尚能見姓書名此不是我姓堂吏惶懼改之乃肯書名

京師食店賣酸饊者皆大出

一作書

牌榜於通衢而俚俗昧於字

法轉酸從食饊從百有滑稽子謂人曰彼家所賣餛飩音俊不知為何物也飲食四方異宜而名號亦隨時俗言語不同至或傳者轉失其本湯餅唐人謂之不托今俗謂之餽飩矣晉束皙餅賦有饅頭薄持起漉牢九之號惟饅頭至今名存而起漉牢九皆莫曉為何物薄持荀氏又謂之薄夜亦莫知何物也

嘉祐八年上元夜賜中書樞密院御筵于相國寺羅漢院國朝之制歲時賜宴多矣自兩制已上皆與惟上元一夕祇賜中書樞密院雖前兩府見任使相皆不得與也是歲昭文韓相一作公集賢曾公樞密張太尉皆在假不赴惟余與西廳趙侍郎際副

樞胡諫議宿吳諫議奎四人在席酒半相顧四人者皆同時翰

林學士相繼登二府前此未有也因相與道玉堂舊事為笑樂遂皆引滿劇飲亦一時之盛事也

國朝之制大宴樞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既而退就御厨賜食與閣門引進四方館使列坐庶下親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謝則與內諸司使副班于垂拱殿外廷中而中書則別班謝于門上故朝中為之語曰厨中賜食階下謝衣蓋樞密使唐制以內臣為之故常與內諸司使副為伍自後唐莊宗用郭崇韜與宰相分秉朝政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自此之後其權漸盛至今一作本朝遂號為兩府事權進用祿賜禮遇與宰相均惟日趨內朝侍宴賜衣等事尚循唐舊其任隆輔弼之崇而雜用

內諸司故事使朝廷制度輕重失序蓋沿革異時因循不能釐正也

蔡君謨既為余書集古錄目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為世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銅綠筆格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為潤筆君謨大笑以為太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余以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歎曰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獨一作猶無此一種佳一無此字物茲又可笑也清泉地名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滅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脩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其初受勅修唐書語其妻刁氏曰

吾之修書可謂猢猻入布袋矣刁氏對曰君於仕宦亦何異鮎

魚上竹竿耶聞者皆以為善對

一作昔梅聖俞以詩名當世然終不得一館職晚年在唐書局

充修書官尚冀書成疇勞得一貼職以償素願書垂就而卒時人莫不歎其奇薄其初修唐書也常竊歎曰吾今可謂猢猻入布袋

仁宗初立今上為皇子令中書召學士草詔學士王珪當直召

至中書諭之王曰此大事也必須面奉聖旨於是求對明日面

稟得旨乃草詔羣

一作詰公皆以王為真得學士體也

盛文肅公豐肌

一作肥

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踈瘦如削二公

皆兩浙人也並以文辭知名於時梅學士詢在真宗時已為名

臣至慶曆中為翰林侍讀以率性喜焚香其在官舍每晨起將

視事必焚香兩鑪以公服單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兩袖郁
然滿室濃香有竇元賓者五代漢宰相正固之孫也以名家子
有文行為館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故時人謂之語曰
盛肥丁瘦梅香竇臭也

寶元中趙元昊叛命朝廷命將討伐以廊延環慶涇原秦鳳四
路各置經畧安撫招討使余以為一作四路皆內地也當如故
事置靈夏四面行營招討使今自於境內何所招討余因竊料
王師必不能出境其後用兵五六年劉平任福葛懷敏三大將
皆自戰其地而大敗由是至於罷兵竟不能出師

呂文穆公

蒙正

以寬厚為宰相太宗尤所眷遇有一朝士家藏

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
之公笑曰吾面不過楮一作鏡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
敢言聞者歎服以謂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為物累者
昔賢之所難也

國朝百有餘年號無過九年者開寶九年改為太平興國太平
興國九年改為雍熙大中祥符九年改為天禧慶曆九年改為
皇祐嘉祐九年改為治平惟天聖盡九年而十年改為明道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榜子亦謂之錄子今謂之劄子凡
羣臣百司上殿奏事兩制以上非時有所奏陳皆用劄子中書
樞密院事有不降宣勅者亦用劄子與兩府自相往來亦然若

百司申中書皆用狀惟學士院用咨報其實如劄子亦不書一作
出名但當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謂之咨報
今俗謂草書名謂押字也此唐

學士舊規也唐世學士院故事近時隳廢殆盡惟此一事在爾

燕王元儼太宗幼子也太宗子八人真宗朝六人一無此字已亡歿

至仁宗即位獨燕王在以皇叔之親特見尊禮契丹亦畏其名其疾亟時仁宗幸其宮親為調藥平生未嘗語朝政遺言一二事皆切於理余特知制誥所作贈官制所載皆其實事也

華元郡王允良燕王子也性好晝睡每自旦酣寢至暮始興盥

一作濯櫛漱衣冠而出燃燈燭治家事飲食宴樂達旦而罷則

復寢以終日無日不如此由是一宮之人皆晝睡夕興允良不

甚喜聲色亦不為佞驕恣惟以夜為晝亦其性之異前世所未有也故觀察使劉從廣燕王壻也嘗語余燕王好坐木馬子坐則不下或飢則便就其上飲食往往乘輿奏樂於前酣飲終日亦其性之異也

皇子顥封東陽郡王除婺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翰林賈學士點

上言太傅天子師臣也子為父師於體不順中書檢勘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官者蓋自國朝命官祇以差遣為職事自三師三公以降皆是虛名故失於因循爾議者皆以賈言為當也

端明殿學士五代後唐時置國朝尤以為貴多以翰林學士兼之其不以翰院兼職及換職者百年間纔兩人特拜程戡王素

是也

慶曆八年正月十八日夜崇政殿宿衛士作亂於殿前殺傷四
人取準備救火長梯登屋入禁中逢一宮人問寢閣在何處宮
人不對殺之既而宿直都知聞變領宿衛士入搜索已復逃竄
後三日於內城西北角樓中獲一人殺之時內臣楊懷敏受旨
獲賊勿殺而倉卒殺之由是竟莫究其事

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人有姓葉號葉子青

一作清
或作晉

者撰此格因以為名此說非也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其

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
故以葉子馮之如吳彩鸞唐韻李邵彩選之類是也骰子格本

備檢用故亦以葉子馮之因以為名爾唐世士人宴聚盛行葉
子格五代國初猶然後漸廢不傳今其格世或有之而人無知
者惟昔楊大年好之仲待制簡大年門下客也故亦能之大年
又取葉子彩一作歌名紅鶴阜鶴者別演為鶴格鄭宣徽或章或章或章
得象皆大年門下客也故皆能之余少時亦有此二格後失其
本今絕無知者

國朝自下湖南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故嘗與知
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監汝舉動為其所制太祖聞
而患之下詔書戒屬使與長吏協和二字一作同凡文書非與長吏

同簽書者所在不得承受施行自此遂稍稍戢然至今州郡往

性與通判不和。往時有錢昆少卿者，家世餘杭人也。杭人嗜蟬，昆嘗求補外郡，人問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螳螂，無通判處，則可矣。」至今士人以為口實。

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讀范景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為小試官。凡鎖院一有經字五十日。

六人者相與唱和，為古律歌詩一百七十餘篇，集為三卷。禹玉余為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余荅云：「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事，笑談今此一作日一樽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宜為白髮翁。

也。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學南省皆忝第一人，薦名其後。景仁相繼亦然，故景仁贈余云：「澹墨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也。」聖俞自天聖中與余為詩友，余嘗贈以蟠桃詩，有韓孟之戲。故至此梅贈余云：「猶喜共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而子華筆力豪贍，公儀文思溫雅而敏捷，皆勍敵也。前此為南省試官者，多窘束條制，不少放懷。余六人者，惓然相得，羣居終日，長篇險韻，衆製交作，筆吏疲於寫錄，僮史一作隸奔走往來間，以滑稽嘲諢形一作加於風刺，更相酬酢，往往烘堂絕倒，目謂一時盛事。前此未之有也。

往時學士循唐故事，見宰相不具靴，笏繫鞋坐玉堂。上遣院吏

計會堂頭直省官學士將至宰相出迎近時學士始具靴笏至
中書與常參官雜坐於客位有移時不得見者學士日益自卑
丞相禮亦漸薄蓋一作習見已久恬然不復為恠也

張堯封者南京進士也累舉不第家甚貧有善相者謂曰視子
之相不過一幕職然君骨貴必享王封人初莫曉其旨其後堯
封舉進士及第終於幕職堯封溫成皇后父也后既貴堯封累
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清河郡王由是始悟相者之言

治平二年八月三日大雨一夕都城水深數尺上降詔責躬求
直言學士草詔有大臣惕思天變之語上夜批出云淫雨為災
專戒不德遽令除去大臣思變之言上之恭已畏天自勵如此

章郇公

得象

與石資政

中立

素相友善而石喜談

一

作

諧皆戲

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德象也世言閩人
多短小而長大者必為貴人郇公身既長大而語聲如鐘豈出
其類者是為異人乎其為相務以厚重鎮止浮競時人稱其德
量

金橘產於江西以遠難致都人初不識明道景祐初

一作

始與

竹子俱至京師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後遂不至而金橘香清味

美置之罇俎間光彩灼爍

一作

如金彈丸誠珍果也都人初亦

不甚貴其後因溫成皇后尤好食之由是價重京師余世家江

西見吉州人甚惜此果其欲久留者則於菜豆中藏之可經時

不變云橘性熱而豆性涼故能久也

凡物有相感者出於自然非人智慮所及皆因其舊俗而習知之今唐鄧間多大柿其初生澀堅實如石凡百十柿以一槓植

置其中

槓亦可

則紅熟爛如泥而可食土人謂之烘柿者非用火

乃用此爾淮南人藏鹽酒蟹凡一器數十蟹以阜茨半挺置其

中則可藏經歲不沙

一作槓

至於薄荷醉猶死猶引竹之類皆世

俗常知而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二物則世人未知者余家有

一玉罌形製甚古而精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為碧玉在潁州時

嘗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鈴轄節保吉者真宗朝老內臣也識之

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云禁中寶物皆藏宜聖庫庫中有翡翠

前稗海中售古今將原文錄下按是請
大人一觀 敢說實在足寫不好

庫庫中有翡翠蓋一隻所以識也其後予偶以金
環於聖腹信手磨之金屑紛紛而落如硯中磨墨
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諸藥中犀最難擣必先鎊
入屑乃及衆藥中擣之衆藥篩羅已盡而犀屑獨存
四字一作犀獨在 余偶見一醫僧元達者解犀為小塊子
方一亦半許四字一作半寸許 以極薄紙裹置於此一無懷

候

中一有便字近肉以人氣蒸之猴氣薰蒸浹洽乘熱投
臼中急擣應手如粉因知人氣之能粉犀也然今
醫工皆莫有知者

石曼卿磊落奇才知名當世氣貌雄偉飲酒過人有
劉潛者亦志義之士也當與曼卿為酒敵聞京師
沙行王氏新開酒樓遂往造焉對飲終日不交一
言王氏怪其所飲過多非常人之量以為異人稍
獻肴果益取好酒奉之甚謹二人飲啗自若傲然
不顧至夕殊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喧傳王

環

氏酒樓有二酒仙來飲久之乃知劉石也

燕龍圖肅有巧思初為永興推官知府寇萊公好舞
柘枝有一鼓甚惜之其環忽脫公悵然以問諸匠
皆莫知所為燕請以鏡脚為鑲簧內之則不脫矣
萊公大喜燕為人寬厚長者博學多聞其漏刻法
最精今州郡往往有之

劉岳書儀婚禮有女生壻之馬鞍父母為之合髻之
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叙云以時之所尚者益
之則是當時流俗之所為爾岳當五代于戈之際

禮樂廢壞之時不暇講求三王之制度苟取一時
世俗所用吉凶儀式略整齊之固不足為後世法
矣然而後世猶不能行之今岳書儀十已廢其七
八其一二僅行於世者一作悉皆苟簡粗略不如本
書就中轉失乖繆可為大笑者坐鞍一事爾今之
士族當婚之夕以兩倚相背置一馬鞍反令婿坐
其上飲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請而後下乃成婚禮
謂之上高坐凡婚家舉族內外姻親與其男女賓
客堂上堂下竦立而視者惟婿上高坐為盛禮爾

或有偶不及設者則相與悵然咨嗟以為闕禮其
轉失乖繆至於如此今雖名儒巨公衣冠舊族莫
不皆然嗚呼士大夫不知禮義而與閭閻鄙俚同
其習一作所見而不知為非者多矣前日濮園皇伯
之議是已豈止坐鞍之繆哉

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為甚今都城西崇化坊顯聖
寺者本名蒲池寺周氏顯德中增廣之更名顯聖
而俚俗多道其舊名今轉為菩提寺矣江南有大
小孤山在江水中巖然獨立而世一作俚俗轉孤為

姑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浪磯遂轉為彭郎磯云
彭郎者小姑娘也余嘗過小孤山廟像乃一婦人
而勒額為聖母廟豈止俚俗之繆哉西京龍門山
夾伊水上自端門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
口有廟曰闕口廟余嘗見其廟像甚勇手持一屠
刀尖銳按膝而坐問之云此乃豁口大王也此尤
可笑者爾

設

今世俗言語之訛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繆者惟
打字爾打丁雅反其義本謂考擊故人相歐以物相擊

施改

役

夫

皆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蓋有施
搗作擊之義也至於造舟車者曰打船打車網魚
曰打魚汲水曰打水投夫餉飯曰打飯兵士給衣
糧曰打衣糧從者執傘曰打傘以糊黏紙曰打黏
以夾尺量地曰打量舉手試眼之昏明日打試至
於名儒碩學語皆如此觸事皆謂之打而徧檢字
書了無此字丁雅反者其義主考擊之打自音滴疑當
耿以字學言之打字從手從丁丁又擊物之聲故
音滴耿為是不知因何轉為丁雅也

網

微

用錢之法自五代以來以七十七為百謂之省陌今
 市井交易又尅其五謂之依除咸平五年陳恕知
 貢舉選士最精所解七十二人王沂公曾為第一
 御試又落其半而及第者三十八人沂公又為第
 一故京師為語曰南省解一百依除殿前放五十
 省陌也是威取人雖少得士最多宰相三人乃沂
 公與王公隨章公得象叅知政事一人韓公億侍
 讀學士一人李仲容御史中丞一人王臻知制誥
 一人陳知微而汪白青楊楷二人雖不達而皆以

歲

文學知名當世

唐李肇國史補序云言報應叙鬼神述夢卜近帷
 箔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
 助談笑則書之余之所錄大抵以肇為法六字一作亦然
 而小異於肇者不書人之過惡以謂職非史官而
 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志也覽者詳之